

# 卷之十二

射飞。

传曰：太上曰：混沌既分，天地乃位，清气为天，浊气为地，阳精为日，阴精为月，日月之精为星辰，和气为人，傍气为兽，薄气为禽，繁气为虫。种类相因，会合生育，随其业报，各有因缘。然则人之与飞，有以异乎？《肇论》所谓：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非逛语也。然飞之所以与人异者，特福业不同，躯壳异耳。窃尝考之载籍，诚有自人而沦入其中者，亦有自仙而游戏其中者。刘安民本一富家，以好尚虚名而道无实，至死後乃为凤凰，经六十年，复得为人。於此生中，勤苦修道，始得尸解，今在清华宫中。黄安世本一儒士，以志慕飞腾而心不精至，死後乃为飞鸿，经九十年，复得为人，於此生中，精进修行，始得上昇，今在皇曾快乐天，非自人而沦入飞中者乎？辽东华表柱，尝有一鹤飞集其上。人欲射之，鹤语人曰：有乌有乌丁令威，去家千载今来归。城郭虽是人民非，何不学仙塚累累。唐明皇在沙苑，尝射一鹤。既中，又复矫翅，直向西南飞去。及次年，幸蜀於明月观，乃见箭在壁间。问箭所自，道众曰：去载重阳日，青城道士徐佐卿带此而来，留之而去。始知其鹤，乃佐卿也。非神仙游戏其中者乎？

赞曰：

大道之世，人无杀机。乌鹊之巢，可俯而窥。机心一萌，鸥鸟高飞。鹊且有义，鸦亦称慈。人胡不仁，以弋为嬉。

逐走。

传曰：上已略陈太上之言，今当以佛语为证。佛言：一切众生，实本清净。因彼妄见，妄习遂生。因彼妄习，生死相续。生从顺习，死从变流。纯想即飞，必生天上。情想均等，不飞不坠，复生人中。想明斯聪，情幽斯钝，情多想少，流入横生，重为毛羣，轻为羽族。大抵七趣轮回，未入正修，有所不免。今为异类，味必不前生曾受人身；今受人身，未必不前生曾为异类。是以诸佛菩萨、大道至真，常切教人，使知生死路头，最为可畏。不闻密婆私诤阿罗汉於往昔世曾作猕猴，骄梵波提於往昔世曾受牛身乎？又不闻夫周询、蔡君谟皆蛇精乎？按东斋记，周询知安州，一日，游园中，园吏见一大蛇垂首栏上。视之，乃周询假寐。君谟知福州，以疾不视事。每夕，辄梦游鼓角楼上，凭鼓而睡时，通判责鼓角将不打三更，对以有大蛇据鼓，不得近。君谟既愈，与通判说病中所梦，正与鼓角相同。然则七趣轮回，未入正修，是可免乎？当知今之逐走者，异日未必不为走者所逐。欲免轮回，不為人逐，当见逐时，要当力行救之。昔者，河间王久病无生意。忽一道者，自称玄俗，诣门请医。既而，饵以刀圭，王即吐出十数小蛇，病亦随愈。王惊问故，玄俗曰：此王六世余殃所致，吾非人也。为王於往世中，救一母鹿，其鹿乃麟母，仁感天地，是以上帝遣吾下降，为王救疗。然则见逐，可不救乎？李婴、李迢，尝逐一鹿，解其四脚，挂于树枝。先取杂脏为炙，将共食之。俄有一巨人，长可三丈，持一巨囊，鼓步而进，婴、迢几为所及。既而，毕取其炙，纳之囊中，入山而去。须臾，婴、迢皆暴卒。然则见走，是可逐乎？

赞曰：

后稷之弃，牛羊弗践。猩猩人言，猿性柔善。有生有知，其则不远。忍充鼎馘，甘其肥隳。虎兕可逃，人弃难免。

发蛰。

传曰：《月令》曰：仲秋之月，雷始收声，蛰虫坏户。季秋之月，蛰虫感俯在内，皆瑾其户。仲春之月，雷乃发声，启户始出。蛰者，藏也。坏者，益也。益小其户也。( )者，涂也，尽涂其户也。一蛰一启，皆与气候相应，以成变化。然则蛰者，是可发乎？是以太上书以戒人，诸佛尤切加护。昔僧惠觉，尝跨溪造一曼殊室利堂，将板筑於水际，念言：方冬，百虫皆蛰，不可轻伤其生。於是就溪设三昼夜道场，誓言板筑之日，一足多足，乃至无足，愿垂加护，悉令远离。及期掘地及泉，乃至桥成，不见一蚁。又有宋时老者，尝以父病，祷於永祚寺药师殿前。既而疾愈，备具香信，欲就殿

建一道场，以答灵贶。寺僧义昭曰：此殿药师座下，有一聚蜂，积年既久，种类颇多，今正蛰时，恐至惊扰，或多伤杀，曷若移就别殿。时老不听，僧乃预期祷於佛前曰：设斋之日，愿运神力慈悲，覆护在窠内者，暂食旧蜜，无得出户。在窠外者，且令安住，无得辄惊。及期，灯烛腾光，绕螺聒耳，一昼二夜，不见一蜂。呜呼，此虽二人愿力，实亦诸圣加护之力也。孰谓为不然乎？

赞曰：

盛德之主，泽及昆虫。板筑必时，闭藏在冬。人且塞向，坏户则同。跂行喙息，生意毕通。养痾伸屈，在吾仁中。

惊栖。

传曰：太上戒人无得惊栖，与孔子弋不射宿之说，意皆一也。大抵鸟之已栖，亦犹人之已寐，忽然有惊，岂不举家惊扰。众人视之固有间，普心不二者视之，则犹己也。昔螺髻仙，行第四禅出入息，坐一树下，兀然不动。鸟谓之木，栖其髻中，遂生数卵。螺髻禅觉，知顶有卵，即自思曰：我若便起，不免鸟惊，鸟若不至，卵必尽坏。於是复入禅定，俟其雏生，一一飞去，然後乃起。又有大树仙者，居旃伽河侧，栖神入定，积年之久，形如槁木。游禽栖集，遗尼拘律，果於其肩上，暑往寒来，垂荫合拱。一夕，忽从定起，欲去其树，又恐鸟惊，於是安忍方便移之，移讫乃起。天美其德，赐号大树。此皆已证果位也。心其於一物一命，普心如是，况福力浅薄者乎？惜人不知李奚子、陈安世，皆以不敢惊栖而能证果。李奚子本一山姬，每遇大雪，鸟无安枝，往往飞集其家，遂留不去。姬济以谷，且不敢惊。上帝谓有仁心，赐令度世，今在酆都，位貌特重。陈安世，本权叔本家一佣力人，平生不践生虫，不杀物命。每出入，见飞禽当道，必下道引避，不欲惊之，亦以此故，遂得上升。当知登真之人，未有不因慈心於物，而能得到其地。

赞曰：

凡厥有生，各安汝止。夜以安身，人物等耳。圣人之忧，一物失理。弋不射宿，鲁论所纪。惊栖虽微，害人大矣。

填穴。

传曰：自人观之，固一穴也。自彼观之，为一穴乎？莫不自视为金房玉室、邃馆琼台。不闻于焚宅南、大槐树下，有一聚蚁自国其穴，为大槐安乎？又不闻王沂宅後，有一大檀树萝覆其上，下有东蚁自国其穴，为大檀萝乎？蚁之自国其穴为槐安，为檀萝，亦犹鰕之自国其穴为长鬣，燕之自国其穴为乌衣，各尊其居，物物莫不皆尔，无足深恠。然则穴可填乎？若填其穴，即是屯塞其门，绝其出路，岂不覆族尽死穴中乎？按经所说者，有比丘得六神通，与一沙弥同处林野。比丘定中，见其沙弥七日当死，因作方便善言，谕曰：父母思汝，汝可暂归，八日却来。沙弥既归，八日果来。比丘恠之，复入三昧，观察其事，乃知沙弥於归路中，一蚁穴流水将入，急脱袈裟，聚土壅水，令不得入。以此因缘，延寿一纪。宋郊、宋祁，兄弟同行，逢一异僧，相曰：小宋当大魁天下，大宋亦不失甲第。後十年，大宋复遇诸途，僧乃大惊曰：公丰神特异，如能活数万命者有之乎？大宋曰：某素贫，安得有此？僧曰：姑思之。大宋良久曰：比堂下有蚁穴，忽为暴雨所浸。某急编竹桥以度，岂此是耶？僧曰：必是也。小宋今岁当首魁公，终不出其下。比唱第，小宋果大魁，章献太后乃谓弟不可以先兄，因命大宋为第一，小宋为第十。然则穴可填乎？

赞曰：

鸿荒之初，其人穴处。所谓管窟，鹿豕为侣。圣人既作，上栋下宇。人兽虽殊，均乐丘土。蠢动含灵，其可失所。

覆巢。

传曰：按太上《保嗣章》，但凡嗣续衰绝，皆是往世覆巢毁卵、焚山竭泽、堕胎落子，犯一千六百二十条章，之人，然则巢可覆乎？大抵众生，若大若小，莫不各有其所依止。其中敷乳产生，各自藏护。今覆其巢，即是夺其依止之所，产生莫遂，不绝嗣乎？谨按《本草》，人有覆鹊巢取其雏者，是年六十里内，连月不雨。盖鹊能群飞激云，云散则不雨。又按内攬，鸛雏才破壳，即出巢外。其母防其颠坠，或为日晒，必取带叶树枝，周插巢畔，日常两换。叶萎则其雏已去，未萎则其雏尚在。人因覆巢，毕取其雏。孰谓巢居者为无知乎？请为更陈一二，庶皆知戒。昔温璋尹京兆，置铃索於厅前，使冤诉得以速达。一日独坐，屡闻铃声，迹之无人，但有一鵒飞集其上。璋曰：必有覆其巢，而取其雏者。既而，果得其人，因为杖之。元汝之元丰中，为鲁山宰。忽有鸛雀衔一草衣，坠于庭下，立命物色。果煎肉者，脱此草衣上树，将覆其巢，取雏供卖。元亦校之。然则巢可覆乎？当覆巢之时，安知不悲鸣求救乎？第人莫晓其语，乌得九天禽语，书而使之一观乎？白龟年於嵩山东岩下，遇李太白曰：吾与汝父乐天皆已仙矣。因出一轴素书授之曰：读此，可辩九天禽语、九地兽言。更修功行，仙亦可冀。龟年如戒，果得其效。一日过路州，太守知其如此，延与之坐，适有二雀啾唧过庭。守曰：彼何言哉？龟年曰：彼言城西民家，廩有余粟可共就食，验之果然。良久，厩马仰首而嘶。守曰：彼何言哉？龟年曰：槽中料热不可食。问之亦然。

赞曰：

昔闻羽族，巢必近人。欲远蛇鸛，惟人是亲。讵知冠屨，心甚不仁。既肉其雏，厥巢是薪。凤凰高翔，梟獍来驯。

伤胎。

传曰：胎生一类，按如佛说，维染轮回，欲颠倒故。和合滋成，横竖乱想，故有胎遏蒲昙，人畜龙仙，其类充塞。呜呼，人畜龙仙，明是不同，佛乃列为一类，何哉？盖杂染同而轮回亦同故也。人知爱胎，彼不爱乎？按仙传，白巍年因入仙洞，得一轴素书，遂能辩九天禽语、九地兽言。一日过潞州，太守知其能，延与之坐。适将史驱三十羊过庭下，中有一羊，鞭不肯行，又且悲鸣。守曰：羊有说乎？龟年曰：羊言腹有羔，将产；俟产讫，甘就死。守乃留羊，不杀验之。既而，果生二羔。刘道原为蓬溪令，既解官，宿秦氏家，梦一妇人泣诉曰：某乃秦氏妻也，夫有一妾，不肯相下，某怒痛捶，遂尽其命。为妾所诉阴君，处某已死，且以某为狼，谪罚为羊，见在秦氏栏中，明日将充君庖，某死固自分，但腹有羔，若因某受烹，业愈重矣。愿赐一言，得免甚幸。黎明言之，则已烹矣。举家大哭，纳羔其腹，瘞之别墅。然则胎可伤乎？

赞曰：

鹿以斤紮，肠断而死。鱖或就烹，屈身护子。物之牵爱，甚於爱己。人亦有娠，以续以嗣。胡不反思，举斯加彼。

破卵。

传曰：信相善萨白佛言：有诸众生，无有子息，孤独自居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是人前生为人暴恶，不信罪福，捕雏食卵，令诸飞禽各失其子，悲鸣叫裂，眼中血出，是以此报。佛语如是，而太上《保嗣章》言之，亦如是。然则卵可破乎？按《鞞婆沙论》，众生流转，至为卵生。识居其中，为卵所缠，为卵所裹，须自啄破，雏乃得生。其为业也，从可知矣。又云：鸛、鴈、鸳鸯、孔雀、鹦鹉、鸂鶒、千秋、金翅等鸟，或龙或人，皆卵生也。窃尝不以为然，鸟固卵生，安有人而亦卵生也。及见耆尸、复鉢尸、徐偃王事，乃知人从卵生，诚亦有之。昔阔地佗有一商人，入海采宝，得二鸛鸟，一失一生，随意所化，毛色可鸛。俄生二卵，卵破雏生，乃二童子，後皆出家，证阿罗汉，一名耆尸婆罗尊者，一名复鉢尸婆罗尊者。按《徐州地里志》，昔徐君官人，娠而生卵，卵破儿生，长而仁智，袭君徐国。生时偃故，故名偃王。孰谓人无卵生者乎？支遁少时，尝与其师难问物类。遁谓：物卵未生，不足为杀。师不能屈，取一鸛卵投之于地，壳破雏行，久而俱灭。盖魂识也。遁乃感悟，终身蔬食。李道念好食鸡卵，晚得奇疾。太守褚澄投以苏汁，即时吐出一十三物，剖开皆鸡羽翅爪距，悉具立能飞行。道念大惧，自此不敢复食。然则卵可破乎？窃尝论之，卵生之中，卵至多者，无若鱼类。大则无虑数千，小则不减数百。若杀一鱼，其为破卵，可胜言哉？李冲元将杀一鮎，先梦一皂衣姬曰：妾腹中，有五千子。妾生，五千子亦生。妾死，五千子亦死。敢望哀怜，特贷一命。元遂放之。富商杨序宣和间，梦神告曰：子逾旬当死，若能救活亿万命，乃可获免。序曰：大期已迫，物命有限，未易满数。神曰：佛书有云：鱼卵不经，盐渍三年，尚可再活，曷不图之？序於是大书神语於通衢壁间。由是，人皆知戒，见人杀鱼，即从取卵，投之江

中。如是月余，复梦神曰：亿万之数，已是过满，寿可延矣。既而果然。大抵我能救物命於临危，则我命亦无不延於欲绝。

赞曰：

有生之形，其性则具。混沌曷死，以凿之故。暴彼无知，岂曰公恕。元鸟生商，圣灵所寓。隐显莫测，宁不戒惧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二竟

---

🕒版本号 #1  
★由 Li 创建于 14 七月 2023 15:57:39  
✍由 Li 更新于 14 七月 2023 15:58:11